

米·赫拉普钦科

艺术家托尔斯泰



● 刘逢祺 张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苏〕米·赫拉普钦科

艺术家托尔斯泰

刘逢祺 张 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 Б. Храпченко

ЛЕВ ТОЛСТОЙ КАК ХУДОЖНИК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I,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80年版译出

艺术家托尔斯泰

[苏]米·赫拉普钦科 著

刘逢祺 张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625 插页 3 字数 455,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300册(内精装2,300册)

书号: 10188·712 平装定价: 4.00元 精装定价: 5.20元

DL 74/06

目 录

第一章	走上独立创作的道路·····	1
第二章	同时代的冲突和新的前程·····	43
第三章	《战争与和平》·····	79
第四章	《安娜·卡列尼娜》·····	173
第五章	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 八十—— 九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	236
第六章	戏剧·····	275
第七章	《复活》、《哈吉-穆拉特》·····	307
第八章	史诗性叙事的艺术·····	371
第九章	心理分析的技巧·····	444
第十章	讽刺及其独特性·····	496
第十一章	前辈和同时代人·····	532
第十二章	继承和创新 托尔斯泰和现代·····	568
译后记	·····	624

第一章

走上独立创作的道路

一

每一个语言艺术大师都会给文学带来新的题材和新的形象，创造出思想上和美学上新的重要价值的东西。许多具有卓越才华的作家，他们所走的独立创作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多种多样的。就是大天才也不是一下子而是要花费很大气力才能获得自己的“发言权”的。情况往往是这样，即使是天赋很高的青年作家，要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天赋，理解和看到时代生活中那些使读者感到深深激动的新的和大家感兴趣的事物，也要颇费气力的。列夫·托尔斯泰没有遇到这些困难。他没有经受过不少优秀的语言艺术家登上文坛时不止一次所经受的那种痛苦、犹疑和委屈等苦恼的感觉。

托尔斯泰最初的作品就已经为他博得了好评。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四年发表的《童年》和《少年》，在读者当中引起了最热烈的反响，颇受当时文学界的赞许。青年作家受到了主编《现代人》杂志的涅克拉索夫衷心的欢迎和积极的支持。涅克拉索夫收到当时还是默默无闻的作者所写的中篇小说《童年》的手稿之后，就敏锐地预见到作者具有杰出的才能；小说就立刻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屠格涅夫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最初的文学作品，对年轻作家的创作命运表现了极大的关切。

继创作《童年》之后过了三年，在《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五年六月号上发表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第一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以其异乎寻常的真实、新奇和艺术技巧的力量给人以极深的印象。评论界对这部新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作者的天才给予了应有的赞誉。托尔斯泰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俄罗斯作家之一，是俄罗斯文学的希望和骄傲。

托尔斯泰在一八六三到一八六九年期间所写的《战争与和平》，不但在作家本人的创作中，而且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中，都是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阶段。这部长篇小说引起了俄国和其他国家许多最有才华的语言艺术家们非常热烈的赞赏。从这个时候起，托尔斯泰的作品到处受欢迎，获得了世界声誉。

读者的称赞和荣誉丝毫没有使托尔斯泰放松自己在思想上和创作上所作的异常紧张的探索。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生性极不喜欢对创作上的重大问题作出任何轻率的决定。他为自己选择了困难的、前人未走过的道路。然而正是这条道路把他引上了艺术创作的顶峰。无论在青年时代，还是在艺术天才的全盛时期，在文学活动的所有阶段，托尔斯泰从来没有自鸣得意、自我陶醉过，因为这会导致对生活 and 艺术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

托尔斯泰对文学及其使命的见解，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不是千篇一律的。但是他始终认为，作家严于律己，热爱人们，热烈希望为他们谋福利等，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不可分割的特点。托尔斯泰写道：“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和人们共忧患，以便找到生路和慰藉。此外，他们之所以感到痛苦，还因为他们始终、永远处于担忧和坐立不安之中：他们能够决定和说出造福于人们、

使人们从苦难中摆脱出来并给以安慰的话，可是他们所说的和所描写的，并不象应该做的那样；如果他们完全没有决定和没有说出应说的话，到明天，也许就晚了，他们将会死去。因此思想家和艺术家命中注定永远是要感到痛苦和作出自我牺牲的。”①

焦虑和不安，对真理不断地探索和紧张地劳动，是托尔斯泰创作过程中形影不离的伴侣。大家知道，他以一种用之不竭的精力，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加工和润色，常常要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地修改好几次。甚至在付印之后，他通常要在校样上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非常重要的修改。Л.И.巴尔捷涅夫在负责监印《战争与和平》时，曾抱怨作者的修改没完没了。托尔斯泰给他写信说：“我不能不象现在这样进行涂改，而且我清楚地知道，这样涂改大有好处。因此，我不怕印刷厂和我算帐，但愿算帐时不要十分苛刻。如果不作五次左右的修改，那您所喜欢的东西，就会糟糕得多。”(61, 176)

托尔斯泰为了竭力使自己的艺术作品臻于完善，不断提高表达力，他真是呕尽了心血。他给妻子信中的一段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每当我的 portefeuille②一空，……柳比莫夫(《俄国通报》杂志的撰稿人——作者)把稿子取走，我就开始感到苦闷(你正是为此而生气)，因为我不能再进行修改，把稿子写得更好一些了。”(83, 63)

由于托尔斯泰深刻理解自己对读者和社会所负的责任，这种愿望也就不断增长。“把稿子写得更好一些”——对托尔斯泰来说，这意味着更深刻、更鲜明地去表现生活的真实，揭示世界

① 《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七三页。下面引用托尔斯泰作品时，均根据这一版本。括弧内第一个数字表示卷数，第二个数字表示页码。

② 法语：公事包。

的至今没有揭示的方面，向人们说出鼓舞人心的话，以激励他们，号召他们去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关系。

生活、生活的要求和生活的崇高目的，对托尔斯泰来说，是衡量创作及其作用和意义的真正标准。如果托尔斯泰得出结论，艺术创作不能以作家所理解的形式去反映生活的要求，那么他作为无与伦比的巨匠和精细的艺术鉴赏家，就会不惜完全放弃艺术创作。作家曾经由于不同的原因，有两次——五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必须停止文学艺术活动。但是这位艺术家巨大的创作精神和理智终于克服了他在艺术的本质、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问题上的某些错误的观念。托尔斯泰每次一“归队”，就以特有的热情进行工作，创作出许多更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时他消除了自己在文学创作及其重要性这样一些问题上的痛苦的怀疑，转而从事创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紧张劳动；第二次危机之后的情况也是这样，那时他写了《伊凡·伊里奇之死》、《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接着又写了《复活》和《哈吉-穆拉特》。

托尔斯泰思想艺术发展的特点，不仅是经常进行探索，而且是有过多次巨大的转变；不仅是不断地扩大作家的创作视野，而且是他在思想观点和艺术概括生活的原则上发生过许多深刻的变化。作家巨大的内在的力量，他的勇敢精神，他不断前进的强烈愿望正在于此。

托尔斯泰所实现的“转变”，包括了放弃以前他所确立的某些非常重要的世界观原理和艺术原则，但同时这种“转变”，也意味着那些在他前一阶段的创作中还不成熟思想和原则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尽管托尔斯泰不同时期的作品各不相同，但这些作品之间有它内在的联系和共同性。这就是托尔斯泰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的生动的、矛盾的统一。

大家知道，托尔斯泰是在地主贵族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地主贵族所固有的素养、思想、习惯和观点都给了他以不小的影响，都反映到了他的作品当中，特别是创作初期的作品。但是，在社会现实的影响之下，托尔斯泰早就感到这种观点的肤浅和无力。在广泛地认识生活的过程中，在力求解决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托尔斯泰断绝了自己同贵族社会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成了一位社会压迫现象的积极揭露者和劳动人民利益的热情捍卫者。

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千百万农民思想和情绪的表达者，这一评价深刻地揭示了这位作家创作的社会历史实质，和他的艺术活动和政论活动所特有的矛盾。列宁写道：“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已经憎恨现代生活的主人，但是还没有去同他们进行自觉的、一贯的、坚持到底和不调和的斗争。”①

一八六一到一九〇五年的这个时代，各种社会冲突不断加剧，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按照地主的“意志”进行的一八六一年的农民改革，没有解决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复杂问题。农奴制度的残余，就是在改革后的时期，在国家社会经济制度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它象沉重的桎梏束缚了由于改革而遭到破产和失去土地的农民。农民破产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关系迅速渗入国家经济领域而大大加剧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决定着社会发展向新的更高阶段的转变，另一方面又随之带来了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新的形式。托尔斯泰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痛苦和愤怒，“而且还用卓越的力量表达

①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五二页。——译者

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写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感情”^①。

托尔斯泰的力量在于他不疲倦地揭露他所处时代的生活制度，愤怒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和压制人的现象，深刻地揭示财富的不断增长、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之间的尖锐对立。托尔斯泰的弱点在于，他未能找到摆脱社会危机的切实手段，在于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采取的否定态度，以及不用暴力抗恶的说教。

对“文明的”野蛮的否定，最广泛和最充分地表现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之后(八十年代初)所写的象《复活》、《教育的果实》和《哈吉-穆拉特》这样的作品之中，那时作家同贵族通常所持有的观点已经彻底决裂，对当时所有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了毁灭性的抨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把作家八十——九十年代的创作，同他前几个时期的天才创作截然分开。托尔斯泰不同时期的作品，尽管程度不同，但都反映了人民对社会生活现象的看法和观点。

列宁曾指出托尔斯泰世界观和文学活动上“显著矛盾”，清楚地说明了作家的“理智和偏见”。毫无疑问，托尔斯泰的进步观点和革新的艺术探索，是同他的世界观和创作中落后的和反动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但同时着重指出以下情况是重要的：当我们谈到这位作家的艺术杰作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对“理智”和“偏见”采取多少机械地相提并论和等量齐观的态度，并以这种观点去看待他的作品。托尔斯泰许多优秀作品中所体现的，首先是他对生活的极其深刻的了解、他作为一位伟大作家的巨大力量和他那无与伦比的技巧；当然，其中也表现出他思想上的

①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二一至三二二页。——译者

弱点，但是如果比起那些写宗教道德题材的作品来，是完全不一样，性质也不相同的。关于“显著矛盾”这一原则，是适用于托尔斯泰整个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但是如果看不到，例如《安娜·卡列尼娜》与《克莱采奏鸣曲》，《复活》与短篇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蜡烛》，《教育的果实》和剧本《一切罪恶的根源》之间的巨大差别，这就是不可饶恕地把这一原则简单化了，揭露伟大语言艺术家思想上的矛盾，丝毫也不意味着贬低或缩小他辉煌的创作成就。

二

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乍看来好象与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过程没有联系。引起这位年轻作家密切注意的是道德和心理题材，这些题材似乎很少触及当时广泛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那些接近自然派、发展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传统艺术家的作品里却占有主导地位。其实，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同过去的文学的联系，比我们起初想象的要更为紧密和不可分割。

《童年》、《少年》、《青年》三部小说的中心内容是描写一个青年人的成长及其同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形成，反映他探求自己生活使命的历史。这个题材曾通过不同的内容在许多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如在《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当代英雄》，《谁之罪？》和《平凡的故事》，谢德林的中篇小说《矛盾》、《莫名其妙的事》中都有反映。在那个时期，“旧”制度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十二月党人运动遭到失败后在社会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反动派力图扼杀一切有生气的、积极的力量，——正是在这时俄国的知名作家对青年一代的命运，对他们的成长，对他们的生活能力特别感到兴趣。这一代人是什么样的，带来什么新的东西，蕴藏着

什么样的力量——这就是那个时代进步的社会思想所关心的问题。

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年轻人，是在农奴制度现实生活和“过渡”时期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历史充满了许多复杂的矛盾，当然，也触及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现象本身。由此决定这个题材容量很大，它艺术体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只要对几乎是同时间世的两部小说《谁之罪？》和《平凡的故事》进行一下比较，就会看到两者无论是在作为小说中描写对象的生活素材的选择上，还是在对青年一代的遭遇总的阐明上都存在着差别。如果说前者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着高尚的感情和奋发的精神，但是没有付诸行动的坚强意志，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话，那么后者则描写了关于生活的浪漫主义概念的破灭，如何适应环境，最后走上“清醒的”求实精神的道路。

上世纪前半期俄罗斯文学中对青年一代题材的挖掘与多余人形象的塑造是紧密相连的，这种多余人的形象不仅吸引了托尔斯泰的前辈们创作的想象力，而且也吸引了他的同时代人，如屠格涅夫的创作的想象力。他们悉心的观察和深思熟虑，成了艺术概括的基础，这种艺术概括的中心思想是：因循守旧的环境和不良的生活状况，常常使那些具有丰富的精神素质和巨大的创造才能的人变成畸形和遭到毁灭。他们本应干一番大事业，但他们注定要一事无成，常常过着悲惨的生活。在这些概括当中，不但包含着对青年一代不幸遭遇的哀痛，而且包含着对决定青年一代悲苦命运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的谴责。

但是，使托尔斯泰早期的创作同十九世纪上半期和中期的俄罗斯文学联系起来的，不单只是这个题材。普希金和果戈理，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都深刻地反映了人如何失去尊严，反映了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如何变得庸俗猥琐的过程。同时这些作

家，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看法，独具匠心地竭力描写俄国社会生活中最有影响、最积极的因素，塑造刚毅、勇敢的人。

这一切反映了俄国社会生活中那些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彼此联系着的、但绝不是单一的过程的影响——即解放运动的扩大和人格不断提高的影响。这两者暴露了“旧”制度的危机，并且是针对“旧”制度的。在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的发展，旧的劳动形式和人们之间自古以来联系的破坏的性质时，B. И. 列宁指出：“这一经济过程在社会方面的反映就是‘人格的普遍提高’，地主阶级在‘社会’中受到平民知识分子的排挤，著作界激烈地攻击对于个人的种种荒诞无稽的中世纪的束缚等等。”^①人格的提高在很多方面是与广泛的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它也常常采取这样的形式，这些形式使得它独立于先进思想和愿望的洪流之外。就解放运动这方面来说，其目的在于解放人民，解放他们的创造力，建立公正的社会关系，所以提出了关于人的崇高使命的思想，这个思想促进了人格的提高。

人的崇高使命的思想，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许多杰出作家的作品之中。这个思想在托尔斯泰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里也得到了广泛的反映和新的发展。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虽然也反映青年一代的命运，但绝不是重复这个大家已经知道的题材的变曲。这是他自己对生活现象别具一格的描写。这个三部曲历时六年才写成，各个部分是单独发表的，其中贯穿着一个共同的创作构思，这个构思在每一部分中是从不同的角度显示出来的。托尔斯泰把一个青年人的成长和寻求自己生活使命的过程，作为他逐步发现世界和认识自己本人的历史来描写的。吸引作家注意力的是主人公精神上的成长和他的谬误，

① 《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九二页。——译者

是生活的冲突和对道德的探索。

托尔斯泰对自己第一部中篇小说的内容和基调作了如下的描述：“当我写《童年》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之前谁也没有感到，谁也没有描写过童年时代的美妙和诗意。”^①这部中篇小说描绘了对“幸福的、无可挽回的岁月”的迷恋，叙述了一个孩子对世界的观察，以及他“开发”这个世界时的欢乐和痛苦。

在介绍儿童对生活的认识时，托尔斯泰从“小的”或甚至从细枝末节写起，引导读者逐步了解那些进入作品主人公视野的越来越多的现象。在小说的一开头，这些“细节”的描写就非常突出而富有表达力：“……早晨七点钟，卡尔·伊凡内奇用一根棍儿上绑着糖纸做成的蝇拍，在我的头上拍苍蝇，把我弄醒了。他拍得那样笨拙，碰到了挂在橡木床架上的我的守护神的小像，死苍蝇正落在我的头上。我从被子底下伸出鼻子，伸手把住了还在摆动的小像，把死苍蝇抛在地板上，用我的虽然睡意沉沉却是愤怒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1, 3)

在小说的开端，这些“细节”不仅包括对各种“故事”的描写，而且包括对环境、孩子的学习和娱乐气氛的渲染。这里仿佛勾画出了一个轮廓，使得能够判断随之而来的对生活的观察，这个轮廓不仅是时间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不断扩展的各种现象的范围，包括有自然界、社会日常生活，以及人的各种关系和感情的矛盾的世界。

《童年》与其说是讲少年主人公生活中经历的故事的，不如说是讲他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心的感受的。通过对尼科林卡·伊尔杰尼耶夫的感情和思想的描写，揭示了主人公丰富的内心素质，他对生活天真烂漫的理解，他分析事物的能

^① B. 布尔加科夫：《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最后一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六二页。

力,他对真理和善良的向往,以及使他能发现和看到许多东西的敏锐的儿童观察力。人的性格引起了小说主人公的寻根究底的兴趣。《童年》若干章节的标题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教师卡尔·伊凡内奇》、《Maman》、《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癫僧》、《娜塔丽雅·萨维希娜》、《柯尔纳科娃公爵夫人》、《伊凡·伊凡内奇公爵》,以及《伊文家的人》等。对少年主人公精神生活的描写没有脱离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尼科林卡·伊尔杰尼耶夫周围的世界是一个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自相矛盾的世界。

故事叙述者的形象,对了解小说总的结构,了解对生活某些方面的描写上的特点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形象在《童年》以及三部曲的其它各部中,同时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托尔斯泰把小说主人公“从前的”、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世界的观察,同“现在的”、在往事过去许多年之后,当他已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成年人来认识现实的时候的观点区分开来。“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娜塔丽雅·萨维希娜,记得她对我的爱和抚慰;但是只有现在^①我才能够珍惜这一切,——那时我竟没有想到,这是一位多么少见的、非常好的老太婆。”(1,37)在《伊文家的人》这一章里,叙述者在描写一个小孩伊林卡·格拉波时说道:“当我现在想起他,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殷勤、很安静和善良的男孩;但那时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既不值得怜悯,甚至不值得想念的令人鄙夷的人。”(1,60)^②

《童年》中描写的生活现象与年幼的尼科林卡·伊尔杰尼耶

① 这里和后面的引文里的着重号都是我加的。——赫拉普钦科

② 试比较:“此后过了不少时光,许多已往的回忆对于我已失去了意义,成了模糊的幻想,甚至朝拜圣地者格利沙也早已完成了他的最后的朝拜;但他所给我的印象和他所引起的我的情绪,在我的记忆里是永远不会泯灭的。”(1,35)

夫的精神发展是互相联系、互相适应的。但同时，描写现实的画面完全没有从属于儿童知觉的法则；这种画面是独立存在的，它独特地丰富多彩，独特地多样而又具体。如果说尼科林卡·伊尔杰尼耶夫的精神生活和他的感受在小说里刻画得象从前，象“当时”存在的那样具有整个儿童的天真烂漫的特点的话，那么在对父亲和小说中其他几个人物所作的评价中，就可明显地和直接地看出一个人的生活立场和叙述者“现在”所持的观点。所有这些就造成了各种内在的相互关系和中间环节的多样性，这在不小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广度和容量。这样的叙述方法——自由而又大胆的——使托尔斯泰能以丰富的表达力描写主人公本身及其对生活认识的发展，同时还可以用更深刻的观点来看待各种人物和事件。

对生活和生活的魅力具有敏锐的感觉，同时爱好经常分析事物和自我分析，这是尼科林卡·伊尔杰尼耶夫童年时代的特点。年幼的主人公“认识”的欢乐和喜悦的心情，并没有使他看不到周围世界的矛盾。他发现他父母之间的关系笼罩着一层虚伪，他看到年轻公爵艾京的快乐和淘气成了他的仆人极大的痛苦，他发现了人的社会地位和品行的差异。尼科林卡贪婪地吸收着各种印象。他接受着已经固定下来的各种作风和习惯，但同时又过着他那与众不同的内心生活。在这里居于首位的是尼科林卡·伊尔杰尼耶夫的精神上的开朗，他感情的清新和纯洁。

对尼科林卡变化不定的感受、情绪和思想的描写，性质比较复杂。这里不仅反映了主人公成长的过程，而且反映了作家创作方法形成的过程。在《童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感情广泛地流露和对这种情况所作的解释。“我很高兴把常常是忠实的、但是陈旧的感情变为新的、神秘莫测的爱情。再者，在同一个时间

里不爱了，又去爱，这就意味着比过去加倍强烈地爱。”(1,75)小说里很多地方对尼科林卡·伊尔杰尼耶夫的相互矛盾的感受和心情进行了分析。在这方面特别有意思的是关于母亲的丧葬，关于年幼的主人公各种错综复杂的感受的叙述。这里对尼科林卡的各种感情给予了详尽而细腻的分析。最后，在小说里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各种感受和感情的过程本身，并说明它们如何产生和为其它情绪及感情所代替的情况。①

在《童年》的各种人物中，父亲和娜塔丽雅·萨维希娜的形象格外突出，不但突出，而且是通过两个人的一定对比进行描写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最后一章恰好是写娜塔丽雅·萨维希娜的。“她整个一生是充满纯洁的、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生。”(1,95)实际上，在这里指出了《童年》里用单独一章和通过若干情节所刻画了这一形象的“核心”。娜塔丽雅·萨维希娜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她完全为别人在操心。她内心所产生的这种爱一切人的感情，就是她对周围的人们所表现的那种经常的、无私的爱反映。

顺从地承担生活的重负，是娜塔丽雅·萨维希娜固有的特

① 在评论书刊中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三部曲中广泛地反映了年轻的托尔斯泰记日记的经验。关于记日记对这位作家走上独立创作道路的意义，B.M. 艾亨巴乌姆已经强调指出过。艾亨巴乌姆写道：“对托尔斯泰创作的研究，应当从研究他的日记着手（《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彼得堡—柏林，一九二二年版，第十二页）。”照这位研究者的看法，日记里包含着“他未来的全部创作的萌芽。手法已形成，诗学的一般原理已考虑成熟（同上，第五十六页）”。其他文学研究者也对此发表了相近的看法。“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日记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界限几乎是分辨不清的（Л. 波波夫：《托尔斯泰早期作品的风格》，载《文学遗产》，第三十五——三十六卷，一九三九年版，第七十八页）。”B.H. 布尔索夫指出，写日记“就是托尔斯泰最初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锻炼（论文集《Л. Н. 托尔斯泰的创作》，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七十七页）”。